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八十九回 黑心腸賊官陷武舉

劉大人一見武舉、禁子剛然上公堂，剛要審問口詞，忽見西北上「喇」的一聲，有酒杯大小一個流星，向正東而去。其光，如一條火線，令人害怕。劉大人一見，心內暗說：「有異，定主國事！」到後來，這就是武舉李國瑞拔捷功名之兆。國事不能言講。

閒言少敘。且說劉大人吩咐書吏，記寫口供。書辦答應，旁邊伺候。大人眼望武舉，叫一聲：「李國瑞，你有何情？監中央及禁子的事——『不要害命』——以往之情，細細回稟。」

武舉說：「大人容稟。」

武舉跪在塵埃地：「大人貴耳請聽明：小人名叫李國瑞，輩祖上有功名。家住滄州三里外，店名叫作李家營。

小人二十中武舉，家中奮志操硬弓。心中只要往上進，好見先人與祖宗。不幸上月遭大禍，州尊傳我到衙門。當堂就言賊情事，只叫小人快快應。小人並無這樣事，焉肯當堂就招承？審了一水帶下去，將小人看守在班房中。天晚有人來對講，乃是皂班叫甄能。走進班房腮含笑：『叫聲武舉你是聽：你的官司真厲害，坐地分贓了不成！我與你轉求官府去，替你開脫這事情。必得紋銀一萬兩，才要買你命殘生。』回大人：小人並無這樣事，焉肯對他就應承？

次日知縣升堂坐，將我提到大堂中。指名只叫我招認：『窩藏響馬是真情』。個人情屈豈肯認？立刻當堂動大刑。一套文書詳上去，將我舉人除了名。開首先打四十板，血濺堂牆滿都紅。後來又夾兩夾棍，小人無奈竟招承。將小人掐在監禁內，這樣苦處對誰雲？若是家人來送飯，進監必要十弔銅。上月三十遭不幸，家中失盜喪殘生。偷去東西真不少，男女四口赴幽莫！次日報呈將衙進，署印官，不放小人到家中。兇犯至今無拿住，索性兒不叫家人進監中。

昨日天又二更鼓，鎖頭黃直到監中。眼望小人來飲酒，他說是：『今晚請你飲劉伶。此處不便來講話，你跟我到板房中。』小人聞言當好意，連忙一齊邁步行。來到板房將酒飲，這天光景有三更。禁子要把刑來上，小人焉敢不依從？登時拴綁在牀上，身子要動萬不能。禁子這才開言道：『叫聲武舉你是聽：並非是我將你害，這是那，州官吩咐敢不聽？』他說那：白晝李忠來告狀，大人接狀轉廟中，明早必要來提審，皂白俱分把冤清。若是不把武舉害，大人審問了不成。你今夜將他來治死，無了活口，管叫大人審不清！他給黃直銀一錠，事完另外有賞封。『如此特來將你審』，說罷動手不消停。禁子騎在我身上，涼水噴臉，蒙上毛頭紙幾層。沙子口袋壓頭戴，小人登時赴幽冥。後來不知還陽路，又不知，禁子怎樣到流平。」說罷國瑞將頭叩，只叫「大人救殘生！」清官擺手說「不用講，本部必有主意行！」用手指定黃直叫：「快把以往細招承！」禁子聞聽將頭叩：「大人貴耳請聽明。」

黃直見賊證俱犯，不敢巧辯，心想：不招也是白受其刑。

無奈，叩頭說：「大人不必問小的了，武舉之言是真，並無虛詞。這不與小人相干，這是本官主使，與小的無不是，只求大人超生革命！」劉大人聞聽，微微冷笑，說：「本府問你，為何昏倒在地？」禁子說：「小的見武舉已死，小的站起，往牀下一跳，只覺眼前一陣紅光，臨失火，小人就昏倒在地呀，爺爺。後起不知怎樣醒來。」說罷，響頭叩地。劉大人聞聽，心中暗想：必是神人保佑武舉不能喪命，怪不得廟中托夢，此人後來必做大位。

想罷扭項，眼望朱文、王明說：「你二人動手，先將知縣頂子擰下，脫去補褂，本部好審，審明奏主。」二人答應，連忙動手，將貪官取下，脫去補褂。貪官真魂皆冒，戰戰兢兢跪在公堂。大人吩咐：「伺候大刑！」左右答應，將刑擱在公堂，單聽吩咐。大人說：「先將知縣夾起再問！」青衣答應，提了貪官，脫了靴襪，套上夾棍。大人吩咐：「攏扣！」青衣吶喊，左右背繩夾棍對頭，實在厲害。貪官背過氣去，涼水噴活，貪官口叫：「大人，不用夾我，犯官情願招承！」大人說：「招來！」

貪官就將已往從前，和武舉回稟言詞一樣，全都招認，情願領死。

貪官情願來招承：「句句言詞果真情。只求大人鬆夾棍，犯官領死也閉晴！」說罷將頭點幾點，全當叩首一般同。座上清官心大怒，手指貪官罵幾聲：「狗官如狼心太狠，毒似蠍蛇更更凶！主子俸祿雖主賞，實實那民間的血肉一般同！既做知縣署州印，百姓父母無改更。假如你有一後輩，你也下得此狠情？若據本部細思想，死囚相攀有隱情。還得夾你來審問，內中方顯那段情！」言罷吩咐將繩攏，知縣怕夾棍喊「招承！」

貪官叫夾棍將魂夾冒，聽說又攏刑，嚇得他直聲喊叫：「大人不用再夾，犯官情願招認！」大人擺手，青衣退後。大人說：「貪官招來！」貪官說：「實回大人：犯官於五月芒種下鄉勸農，路過李家營，瞧見武舉李宅子甚好，心想著必是財主之家。回到衙門，傳進皂隸甄能，問他是何人之家，家當怎樣。回大人，這甄能能會辦事，專作過付。他聞聽犯官問他，說：『是武舉李國瑞之家，他父親做過湖北武昌衙守備，已經亡故，家中豪富，良田千頃。舉人為入耿直，不交官吏。』犯官說：『本州到此署印，甚是空虛，憑著你去拿我個名帖，到他家中，只說本州才署印，公事難辦，手內空虛，今和李爺借銀二千兩，下月必還。』皂隸擺手不絕，說：『前任太爺和他借五百兩銀子，他還未曾借給，何況太爺又是署州，趁早別要啟齒！』犯官說：『你有什麼法兒，想他些銀子使用才好。你老爺與你公分，再不難為你。』犯官的皂隸會辦事，則見他低頭思想，忽說：『有了！』」

貪官下面來回話，座上劉大人仔細聽。只聽貪官把「大人」叫，細聽犯官回稟明：「忽聽皂役來講話：『叫聲太爺在上聽，若要想錢這樣做，無毒不是丈夫行。爺把監中死囚犯，提到二堂暗說明，叫他攀出李武舉，說是窩賊在家中。太爺再把死囚許，事成後，本州開脫你殘生。太爺出票傳武舉，將他拿來問分明。當堂暫且審一水，把他禁在班房中。小的夜晚將房進，就說開脫此事情。再拿大話來鎮唬：不然你必喪殘生！他要問我得多少，咱爺們，要想就往大裡想，星星點點算不了事情！』後來他就將舉人問，誰知武舉不招承！次日犯官將他審，叫他招承窩主情。武舉先前不招認，次後犯官動大刑。四十板子兩夾棍，將他屈打竟招承。武舉掐在監禁內，不知他家又遇凶。男女四口被人害，半夜偷盜害殘生。犯官有心把舉人放，又恐他，上司去告了不成。因此掐在監禁內，遭人暗去害他生。大人把皂役拿來對，犯官言詞果分明。」大人聞聽一擺手，青衣這才退了刑。大人擺手，衙役退閃刑具，又把一個貪官疼了個難受，趴在丹墀。劉大人吩咐：「傳皂役甄能！」甄能戰兢兢在旁邊，要溜不能溜，正自害怕呢，忽聽叫他，連忙上堂，跪倒在堂口，說：「小的甄能，在此伺候大人。」大人將驚堂木一拍，說：「方才你本官之言，你可聽見？」皂役不敢強辯，說：「俱各聽見，全然不假。小的情願領一死呀，大人。」

忠良聞聽心大怒，手指皂役置一聲：「你這狗頭該萬死！挑唆本官害好人。因你出了一主意，武舉家四命歸陰。」

知縣貪賊將人害，禁子受賄害舉人，官役三人換上鎖，快快收在監禁存！等本部拿住殺人犯，一齊定罪問典刑！」左右青衣忙答應，立刻提鎖往上行。三人登時戴上鎖，座上大人把話云。

劉大人瞧見官役三人戴上刑具，吩咐收監：「武舉討保聽傳，等本部拿住殺人的兇犯，一齊問罪圓案。」此時天已大明，知縣並無家眷，大人立刻委滄州同王祥代署州印。大人起身上馬，回廟歇息不表。

也不說武舉討保回家，聽候傳喚。單言陳大勇奉劉大人之命，去拿殺武舉家四口的兇手，他不敢怠慢。他有一宗能處，善能說西話，裝作老西兒的打扮，肩扛一個小被套，離了三聖廟城中，並無歇息，趕天有已刻，出了南門，越過關廟，並不鬧熱。又走十里之遙，遠遠望見一座村莊。好漢登時進村觀看：路東有座鋪面，原來賣酒賣飯，此時晌午大錯，好漢腹內饑餓，連忙走進鋪門坐下。

好漢坐在板凳上，被套放在桌上存。鋪家過來開言問：「爺上吃什麼請說明。」好漢說「所賣是何物？」鋪家說：「麵餅飯菜俱現成。」大勇說：「有酒先給篩四兩；拌江豆，不要你拌的口輕；餅要三斤吃著要。」鋪家答應轉身形。登時齊來桌上放，好漢斟酒不消停。菜餅就酒吃著飲，忽見一人往裡走，手擎竹筐瓶一個，眼望鋪家把話明：「掌櫃的，還像昨朝那個菜，炒雞子多用

蔥。酒打三斤要乾酒，火燒二十個，茄子江豆要兩宗。」說罷將錢放在櫃，鋪家收拾我不明。那人猛一回頭轉，兩隻眼，瞅著好漢不錯睛。

看了又瞧，瞧了又瞧，大勇一見暗吃驚：這人瞅我有緣故，其中就裡我好不明！正是好漢心內想，忽見那人把話云：「爺上姓陳是不是？」大勇聞聽說「正是，你有何話只管云。」那人聞言來講話，這一答言，得了那殺人的大盜他的姓名。